

满了巫性和神秘主义，好像“广西热带雨林充裕地成长”，情感饱满细节丰富，小说语言是清晰和明亮，优雅、从容不迫，有音乐的回旋，叙述却是往内收的。

林白：我觉得巫这种东西是一个超越哲学的综合体，是另一个系统，是文明的另一脉络，正如女性文学是文学的另一脉络。

我向来是没有什么自信的。说句不太好听的，我是凭天性写作，凭蛮力写作的，凭一种人生的力气写作的；那种理性地去汲取世界文学宝库的精华，然后自己很理性地构造一个东西，在这个方面我还是比较缺乏的。

我更多是凭野生的、野蛮的力量。我有一种野蛮的、原始的力量，可能跟我在边地成长也是有一定关系的。我的本质就是一个边地、边陲的人，肯定有一种边地的莽撞、有不够规范的东西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但是不规范有时候它就是美呀。

林白：现在我知道不规范是好的，而且现在我还专门去追求一下“不太规范”。特别是语言文字，什么主语、状语、定语、宾语，如果一句话语法上很结构很完整，那肯定是很差的，一点都不生动，对吧？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这句话可以这么说：一个有天赋的人，他一定会打破原来的常规，而没有天赋的人，他的写作全靠知识、靠训练，靠每天写，他能达到精准，但是不能给你刺激和惊喜。

林白：这个我基本上是认同的。你说精准，我觉得对人的生命力的表现和别人阅读时候得到的生命力

我不是说我必须要怎么样，但是我就很愿意写，因为内心有很多激荡，我愿意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。

的唤起，光是精准是不够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韩东说“诗到语言止”，这个经验也可以用在小说写作上。你天生是一个好的小说家，很多小说家，红极一时，语言却是过不了关的。好小说的人物语言生动，叙事语言有穿透力，描述的世界，必定有美术的精准，音乐的节奏回旋。重读你在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系列的小说，我觉得“林白是有小说家天赋的”。

林白：我自己也不知道天不天赋的，愿意写，就是愿意写下去。我不是说我必须要怎么样，但是我就很愿意写，因为内心有很多激荡，

我愿意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现在的文学读者是互联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，全球化时代社会里的数字公民。就像你女儿这代人，她们什么都见过，所以知道你的存在，知道你作品好在哪里。

林白：是，我家马林也知道这个《北流》是很洋气的，很现代的。她复旦大学文学硕士毕业，虽然也不是那么地了解小说背后的社会与历史，但是她有现代文学的训练，这方面叙事的熏陶，很容易明白，很容易进入、阅读这个作品，她熟悉小说创作上的艺术性和表达手

下图：林白写《枕黄记》在黄河两岸采风。

